



解放軍文藝叢書

東綫

寒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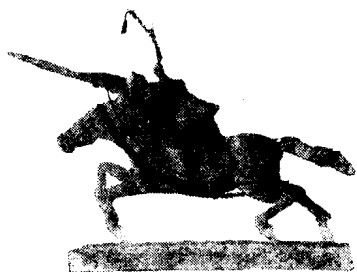
5171

822
3070

解 放 軍 文 藝 叢 書

东 綫

寒 風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东 綫

寒 風 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445) 字數：369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15\frac{7}{8}$ 插頁 2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二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二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數00001—46000

定價 (C) 1.63 元

封面圖：茹辛作

內容說明

侵略朝鮮的美帝國主義軍隊，受了朝中人民軍隊的沉重的打擊，不得不被迫進行停戰的談判，但美帝國主義並不甘心停止侵略戰爭，為了繼續保持國際的緊張局勢，在一九五一年秋季，一方面偽裝的坐在談判的桌邊，一方面暗暗的集中兵力和大量的戰鬥器材與細菌武器，向朝鮮戰場的東綫展開猛烈攻勢，企圖給和平談判施展壓力，重新把戰火蔓延開去。這一個陰謀被英勇的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堅決抗擊而徹底粉碎了。

這部長篇小說通過東戰場的這個戰役，生動而有力的刻劃了人民志願軍指戰員的形象，許多可歌可泣的戰鬥事蹟和驚心動魄的戰鬥場面，表現了人民軍隊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和英勇戰鬥的英雄氣概，朝中兩國人民為保衛世界和平，團結一致，忘我犧牲的高貴品質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AB06/07

地圖展開：藍色的北漢江，彎彎曲曲的像條鮮亮的絲帶，從高山里迤邐南下，經過淮陽郡城，經過白岩山東麓，在樺川南向西拐去，直奔漢城。在它的東岸，盤結着濃密的發黑的大白山脈主峯金剛山，羣峯聳峙，屹立在朝鮮半島東部，形成一個隆起的脊背。一條狹窄的三級公路，宛如灰色的細綫，穿行在金剛山和北漢江之間的山區裏。在這裏就看到那吸引人們全部精力，牽連人類心弦的東西——戰綫。戰綫像狼牙鋸齒，切斷山脈、河流、公路，斜斜的劈進『三八綫』北面來。在構成這戰綫的無數個高地上，被參謀部人員幾次的塗改着，表明這上面發生過激烈的爭奪戰。戰綫就是這樣進進退退的向北推進着。

這就是一九五一年秋季，朝鮮戰場東綫的形勢。

團長尙志英和政治委員翟子毅俯身在地圖上，專心的注視着。從雲層裏瀉出來的陽光，穿過密密層層的枝葉，射進帳篷裏，襯出尙志英堅實的額，緊皺着的眉頭，把頭埋在厚大的手掌裏，盯住

夏季來故我反覆爭奪的一些高地上面：項嶺、古陸嶺、杜峯里、黑雲吐嶺、古方山里、伤心嶺……他这样呆着足有十幾分鐘，然後他動手測量从『三八綫』到現在的戰綫，再測量从現在戰綫到元山的距離，計算这些日子敌人在东綫向北推進的里程。測量完畢，輕輕的用手指彈了幾下，向着政治委員安靜的面孔上看了一眼說：

『看來我們要在這一綫迎接他們了……』

在尙志英彈的地方，出現了白石山、文登里、加七峯連綿不斷的山脈。那条灰綫一样的公路就在这裏，从麟蹄、楊口，向北爬進來，穿過魚隱山和智慧山的啣接部，又远远的伸向末輝里、淮陽、元山。表示敌人進展的藍色箭頭，正指向这条路上。

政治委員搔搔鬢角，移動了一下姿勢，表示同意困長的估計，一方面是事實發展到了这一步，另一方面是爭取在這裏阻住敌人。顯然，他並沒有靜靜的坐在这裏，而是時刻想着这緊迫眉睫的嚴重形勢。美國企圖保持緊張的國際局勢，它好單獨和日本簽訂和約，重新把日本武裝起來；利用这种緊張的局勢，迫使它的國會通過龐大的軍事預算，擴充軍備，武裝僕从國，實行侵略世界的計劃。朝鮮停戰，會鬆弛了北大西洋集團的备战。范佛里特大喊大叫：『要戰爭，不要和平。』利用談判的機會，敌人集中了精銳兵力，大量的戰鬥器材，向东綫展開猛烈的進攻。他們叫喊着給和平談判施展壓力，想迫使我方接受他們的條件，把軍事分界綫劃到我軍陣地裏來。可是話是这样說，如果敌人突進來，那就不單是為了給和平談判施展壓力，他們會把我們丟開，將戰爭推向鴨綠江邊，這是決定的關鍵。他帶着嘲諷的微笑，一字一板的說：

『這對我們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很明顯，這關係着和平談判，關係着整個戰爭的局勢。現在全世界都把眼睛瞧着我們，在這裏畫了一個問號。』他抽出一支烟，燃着，用力丟掉火柴說：『這就是那決定的問題：是和平，還是戰爭！』

尙志英攤開雙手，作了一個一切都了然的姿勢，聳聳肩膀，推開地圖，他們倆同時立起，走出帳篷。這時才看出他兩個的身段，都是魁偉高大，尙志英是身子粗壯，胸膛寬闊，黑紅的臉，眼裏充滿了剛強和自信，好像他渾身都包裹着力量，這力量只要一觸就會爆發。政治委員翟子毅則表現得謙虛、鎮靜，這是一個人對自己十分把握時才有的那種表情。明亮的眼，顯示着爽朗快活的性格，以及對事物的明察和遠見。他們在帳篷外面站定。

野營無窮無盡的展開，沿着山脚、溪谷、森林，帳篷一個接連着一個的延伸着。到處堆放着背包、糧食袋、彈藥箱、電綫綑子、車輛、馬匹，樹上拴着帆布吊槽。牲口大聲的嚼着草料，交相啃着，抽打着尾巴。森林裏更顯得暗了，剛才的陽光只閃了一下，現在烏雲又压在森林的上空，天陰沉的可怕。

尙志英又憶起剛一過鴨綠江時的情景……

……漆黑的夜，風呼嘯着，大塊的烏雲緊压在人們頭頂，可怕的暴風雨就要來了。火車喘着氣停下，人們从那長匣子似的車箱裏走出來，什麼也分辨不清，看不見遠近的山崗，看不見村莊和田地。从那觸鼻的焦灼味、鐵鏽味、机油味，以及碰着脚的鉄軌，辨別出這是一個炸毀了的车站。只觉得黑暗中充滿了人，脚步的嘈雜声响成一片。有人幻想着做飯吃，有人想着会找房子住下，有人

被插乱了隊喊叫，有人在罵，喧噪的什麼也听不見。忽然火車叫了一声，噴着白色的蒸汽，車輪子漸漸的動了，地顫抖着，列車開出站向北去了，把这些人丢在这裏。就在这時，人們才意識到这是離開了祖國，到了朝鮮的土地上了。这龐大的嘈雜的人声，一下子靜下來，同時心情也沉重了。沒有怨言，也沒有急躁的吵叫。立刻听到同時十幾处喊口令、站隊、報數、槍上肩，和整齐的脚步声。部隊開拔了。

尙志英渾身都是緊張的和政治委員並排立着，長久的望着祖國的江岸，等待整理好隊伍好出發。政治委員低声的、親切的叫着牠：『伙計，江虽不寬，要想再過去……』他沒有再往下說：要取得战争的勝利，要取得持久的和平。这一切都不是輕而易舉的，談何容易呀！他們緊緊的挨着，誰也不想再說什麼。尙志英明白政治委員的心情，因而他自己也激動起來，这一刻他感到多麼親切。朋友的情誼，同志的友愛，生死相關、相依為命，很明白，因为眼前就是殘酷的战争……

尙志英站起來，倔强的挺起身子，向一个年輕的參謀說：『出發——』

命令从团長的嘴裏發出，首先是他周圍的人動起來，尔後像傳染一樣，波及了整个森林。野營被牽動了。

尙志英驅開一羣飛到眼前的蛟蛤。一个又高又大的飼養員，牽來一匹黑色的大馬，那馬前檔很寬，撐直兩腿，昂着头看着团長。尙志英闊步走近牠，抓住繮繩搖了搖鞍桥。

从鴨綠江邊開始，又走了三百公里的朝鮮土地，目睹这被战争摧毀的國土，艰苦奮鬥的朝鮮人民，尙志英心裏充滿了無法遏止的衝動。在他坚强的胸中，凝結成一种力量：那就是對於人民，对

於和平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對於敵人對於戰爭的極度憎恨。使他每前進一步，這憎恨就加深一分。此际远离祖國，越深入朝鮮國土，越接近敵人，這仇恨越咬嚙他的心靈。經受這種痛苦是不能用言語告人的。他抓住馬鞍，一縱身躍上馬背，用脚一磕，跑出森林去，蹄聲在溪谷裏激起一陣急躁的回聲。

二

黃昏，人、馬、砲隊、卡車的洪流，順着公路滾滾南下。

尙志英第一次欣賞這不平凡的景緻，公路和兩側的草徑上，都擠滿了步兵和牲口，公路上一邊是馬車，一邊是卡車和重砲隊、坦克。這些人，和人駕御的這些機器，都拚命的往前走。馬着急的大声吼叫。路面是不平的，車子顛簸着，有時被擠住，互相爭吵。前面一座被炸毀半邊的水泥橋，卡車衝上去把馬吓驚了，翻了馱子，一個戰士抓住繩子，上去就在馬背上打了一拳，馬停下來，幾個人上去幫助架上馱子。卡車吼着从那僅存的一半橋板上開過去。車後边拥挤着人和牲口。這壓緊了的人羣到前面又像被彈簧彈開。真像一股洶湧的水，忽然被一個狹口擠住，越聚越多，越擠越緊，通過狹口之後，一下子散開，用更大的速度流向前去，好像什麼也擋不住了。

卡車一輛接着一輛，喇叭鳴叫，山谷裏起着迴音。天黑，車灯打開，銀光閃爍，探尋着黑暗的崎嶇的山路，生怕滾進万丈深溝裏去。車上滿載砲彈、子彈、槍枝、炸藥、工具、糧食袋、木材；

載着醫藥、担架、手術器械、臨時醫院的行軍床；載着文件、命令、作戰計劃、电台、步行機、收音機、電綫……牽引車後面拖着重砲，掩護砲隊的高射砲，砲手們坐在射擊位置上，在聊天、吸煙、打盹，跟着砲搖擺着。尙志英的高射重機關槍就在馬車上裝着，車上還有戰士們亂七八糟的東西，布袋裏裝着炊事員們的切菜刀、擀麵杖、勺子、盛菜的磁盆……這行列拖拉幾十里長，浩浩蕩蕩的大軍，隨着公路的屈曲彎轉，起伏不平，就像游在大海的浪頭上的一條長龍，看來叫人驚心動魄。

一個帶着十足稚氣的聲音說：『今天在哪兒宿營啊？到了目的地又是一片破磚爛瓦，你看着吧！』

另一個粗聲的戰士說：『房子嗎？你跟美國人要去吧！在這裏抱怨幹什麼？』

『美國人走過這一條路嗎？』

『他們怎麼到了鴨綠江邊的呢，難道他們把腿扛在肩膀上滾了去的？當然他們走過。不多不少，來回一般遠，就是回來時候比去的時候快一些，來了一個向後轉跑步走。』那人帶着諷刺的口氣說。尙志英听出是他的飼養員，黑大漢馬德明。

這時有一個戰士走來，想看看騎馬的人是誰，逐漸的挨近來，偷看了一眼，馬上跑開了，小聲的向人們說：『我當是誰？是團長。』

那帶稚氣的戰士走來，顯然他胆子很大，从他冒冒失失的样子看去，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裝着大人的样子，用質問的口氣說：『團長，有些地方都沒有村子了，地圖上怎麼還不改呢？』

尙志英覺得很有意思：『你說什麼？』

那戰士堅持着說：『出發時通知的宿营地是村子，实际上是森林。』

尙志英笑了：『誰說沒有房子了？美國人說：他們把北朝鮮的交通綫炸斷了，沒有一糧、一彈，一個人能送到前綫。他指的就是我們。』

『他們放沒影兒的屁。』

『那就對了，房子沒有了，人還在。幾年之後會有更好的房子。』

『有什麼消息嗎？』

尙志英放鬆了馬繮，坐正身子說：『什麼消息？後方在打听我們的消息，我們倒打听別处的消息。有好消息，很快就听到砲响了。』他此時才看清那戰士是个小鬼，揹着五个电綫拐子，一部电话机，走路很吃力，兩条腿不大直，一前一後的動着。他想，也許是騎在馬上的緣故，看到地上的人都矮。但声音是可以听得出的，这战士的声音才开始改变，他問：『你叫什麼？』

『刘文敬。』刘文敬跑了幾步，为了不掉隊，依然跟在团长旁边。

尙志英說：『叫我的牲口帮帮你的忙吧！』他弯下腰去，要接小鬼的綫拐子。

刘文敬机警的跑脫了。

有兩個連長走到尙志英這裏問情况。連長們是想得到一些消息，情况是否緊急，里程、宿营地、好計劃休息時間，打算給戰士們弄一頓熱飯吃，可否派炊事員帶行軍鍋在前面走？這幾天吃的都是冷飯，涼水、炒麵，簡直沒有做飯的時間。白天不敢生火，怕冒烟，暴露目标挨轟炸。

戰士們是想看一看指揮員的情緒，听个隻言半語，使心裏開朗一些。

尙志英想找見他弟弟尙志林，現時任二連連長。走過兩個單位之後，他才想起，今天一個衛，恐怕走出很远了。他不去找了，匯入這洶湧的人流，立刻有一種說不出的思想情緒捉住。個人有个人的願望，有個人美滿的前途，有個人生活細節的打算，這一切是多麼複雜！見在人們把個人的一切，寄托在自己祖國的命運上，寄托在對和平事業的鬥爭上，所以又那麼單純。這尙志英自己也是一樣，當戰士和幹部們問他消息時，他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舉動成為舉世注目的事情，他覺得自己再平常也沒有了，一個普通的人，做着應做的事，在戰爭裏也想到死和危險，想到一些瑣碎的事，吃、住，想到自己的兄弟，戰爭來到之前想見一見親近的人……

尙志英才結婚不久，他的妻子王淑琴是一個護士，年輕、漂亮、能幹，她那樣的愛着尙志英。曾撫着他胸上的一塊傷疤，輕聲的說：

『這塊……多危險哪！』

尙志英又回想起他的戰爭生活：

部隊像波浪似的展開進攻，砲彈和機槍响着，從敵人方面發出，射擊到我軍的行列裏。他正向前跑着，忽然有一個什麼東西，把他狠狠的撞了一下，他什麼也不知道了，躺在那潮濕的麥地裏。不知經過了多長時間，醒來看見新麥的綠玻璃針似的葉子，挑着一個個小露水珠兒，在他眼前擺動。他痛苦着，手裏抓着一把土，傷口流着血。是不是剛才死過去了呢？現在是活着還是死着？還能想起些什麼呢？於是他記憶裏出現一個梨園，大地完全浸沉在暮色裏，只有梨樹梢上還留着陽

光，太陽把那幾片殘存的葉子照成了紫色的、黃色的半透明的薄片，似乎看到上面還掛着一個透明的黃色的大梨子，多甜、多香，那樣脆，又多水……已經熟透了，怎麼沒有人摘呢？以前被大葉子擋住看不見，現在葉子落了，它顯出來了……地上已經瀾漫着乳白色的烟氣，一切都迷糊了。尔後又看見一排向日葵，每個都充滿了瓜子，外面一圈金黃色的花瓣，低着頭看他像是在問：『看，想吃嗎？』他口乾的一點不想吃，只想水喝，於是不再想向日葵了。順着田間的小路走：一條草徑，生着野菊、車前草、蒺藜……彎彎曲曲的通到村邊。村子裏有女人、孩子，這是誰家的姑娘，有水喝嗎？……從沒有今天看到的這一切這麼可愛、親熱。他想掙扎起來，結果又倒下了。……

从那以後，伤疤就像紫色的烙印，刻在他的胸前，每一看到这疤就聯想起當時的一切。

王淑琴的臉由於幸福而紅潤了，把嘴貼到尙志英耳邊，像報告什麼秘密和重大事情似的說：

『我真是喜欢你。』在她的眼裏，尙志英是一個經過戰爭考驗的真正的男人。

習慣了艱苦鬥爭的生活，养成了尙志英嚴峻的性格，現在却容易激動了。看見什麼都覺得可愛。有時他帶着玩笑說：『思想不容易一下子扭轉過來，有時覺着還像過去，行軍、打仗，一天走多少路，每天換一個新地方宿營。好像我的心還沒有安定下來，沒想到這樣快的要進行和平建設呀！你想，蘇聯幫助我們……』他給她講着抗日戰爭時的故事，她靜靜的听着，後悔這一段時間沒有和他共同度過。尙志英說：『日本人扫蕩我們，山頂上，山溝裏都是日本兵，他們搜山，我們在山樹林裏隱蔽着，躲在一个岩窟裏面，拾了些枯枝，生着小堆野火。正是冬天，上面飄着雪花，天絕了糧了，夜裏偷偷摸下溝，割回一塊死馬肉，在火上燒着吃，開始吃着很香，後來就臭了。』

嘴流血水，吃完了，我們帶上槍和手榴彈，開始佈置，夜裏就衝進村子裏去，消滅一股敵人。那時我們就想：我們一定會勝利的，可是誰也沒想到這樣快會勝利。」

王淑琴說：『再不要有戰爭了！』她偎在尙志英寬大的胸脯裏，聽到他心跳的多厲害呀！她驚訝的問：『你怎麼了？』

尙志英撫着她的肩膀說：『不怕，要是戰爭不可避免的話，怕也沒用。』

朝鮮戰爭爆發了，尙志英寫了請求書，要求去抗美援朝。

『我非去不可。』雖然王淑琴一點也沒阻攔他，但他知道她是難過的。『你看我這傷，在醫院裏躺了四個月，已經完全好了。讓我們的孩子長大了不要再遇到戰爭！一看見孩子們的小臉，胖胖的小手……』這時他已有一個五個月的孩子了。在出發的那天晚上，孩子睡了，王淑琴整理着東西。說真的，東西早就整理好了，但她還是這裏看看，那裏看看，拿起針綫，釘一下快要掉的扣子；爾後又拿出兩雙襪子，三張手帕，總之，她不知怎麼做好，帶了不少多餘的東西。

尙志英說：『你休息一會兒吧！』

『我不累，多帶些，到了那裏一定困難。』

尙志英說：『我是想和你多坐一會兒。』

王淑琴坐到他身邊來。尙志英的眼老是緊在他妻子和孩子身上，他感到幸福，他有了家，不再是無牽無掛的單身漢了，他要想着她們，她們要想着他。雖然就要離開，可是這種幸福的气息強烈的薰染他，刺着他強硬的心，他是永遠不會忘記了的。

王淑琴垂下眼皮，低聲的說：『我真擔心……』她給他收拾東西的時候，身子已經有些發顫了。誰能預言這一切呢？她不知道戰爭什麼時候結束，他們什麼時候相聚？可是她想從丈夫的嘴裏聽到兩句安慰的話。美國人奪去了她的幸福，奪去了她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她追憶着他們的生活，怎麼能想像離開他是如何的難過？她想把這些話說出來，又怕使他心裏煩亂，當他去打仗的時候，聽到這些話也可能是安慰，可是她怕變成了為她擔心，等他回來以後她会說的，現在却不能。

王淑琴為了掩蓋自己的內心活動，無目的的說：『你要刮一刮鬍子嗎？』

『刮！』尙志英摸摸自己的下巴，是該刮刮了。可是刮鬍子並不是因為鬍子長了，他看出她心裏的難過，他要表現得從容，若無其事的样子，好解除她心裏的顧慮。最難的是自己心裏難過，但在妻子跟前却要裝出愉快。他去洗臉，往下巴上抹肥皂。一會兒刀片刮鬍子的聲音嚓嚓的響起來。她高興了，她有一個多好的丈夫，又听她的話。

三

尙志英從妻子跟前脫身出來，就去找他的政治委員。他們是老朋友了，這次抗美援朝又遇到一起，他特別高興，兩個人碰面，熱烈的握住手。尙志英仔細的看對方說：『政委，你胖了。』

翟子毅摸了摸自己的臉：『不怕，馬上就會瘦下去，我不大喜歡胖。』他們兩個都會意的笑了。尙志英說：『你怎麼不早點回來呢？』

翟子毅笑了，向妻子示意：『就为这才生我的气呢！』

屋子裏一切都翻乱了，好像是要搬家的样子，書廚打開，書零乱的丟着。政委要收拾一个書箱，準備着隨時要看的東西。妻子楊玉媛在給他整理行李。衣服、包裹、鞋子也乱丢在地上。用紙包好了一双沒有擦油的皮鞋。政委是不喜欢把鞋擦亮的，所以他的鞋都像穿舊了的。一个綠色的提包边放着毛巾、肥皂盒，大概正猶疑是不是把这些東西放進去。楊玉媛噘着嘴，嘮叨着，抱怨他回來的太晚了。剛到家才十分鐘。

翟子毅是剛从首都北京赶回來，一接到部隊的通知，匆忙的收拾了行李，帶着一個小提箱往車站走。

首都街上拥挤、熱鬧，灯火輝煌，車如流水。這一點特別使翟子毅滿意，他從來不願意看到由於什麼重大事件，而使人們慌亂失措的样子，希望和平生活照常進行下去，人們到東安市場去玩，到劇院，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到故宮去看展覽……或者一對對的青年男女在天安門前散步、談情，鎮靜就是一種力量。突然對面撞來一個大个子，伸出手來。翟子毅也趕緊伸出手，迎上去握着，互相問了一些簡單的情況，那人走了。翟子毅半天才想起那人是砲兵營長尹慶錫。想追上，他已經走远了，看样子也是急着有什麼事。翟子毅把手提箱換到右手，看了看錶，一看來得及赶上火車，用不着那樣急了，定了定神，放慢了脚步，要留神的多看幾眼，當去朝鮮作戰的前夕，能在首都街上走一趟，看一看親愛的、景仰的都城，看看那雄偉高大的天安門，莊嚴而肅穆的建築，當『五一』和『十一』毛主席站立的地方和鮮明的國徽，翟子毅站住，肅然起敬，好像看到了父親一樣。首都！

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六億人口命运的主宰！首都啊！多少人都盼望着能見你一面，听你一句話，只要你說一个字，人們就会赴湯蹈火。在那最艰苦的日子裏，想到你就感到信心百倍。在残酷的戰鬥裏，想到你就有了力量啊！翟子毅的心情好久的激動着，一直坐到火車上，車開出城，奔馳在郊外，他依然在望着漸漸遠了的京城，心裏說：『就这样離開了嗎？在這裏待了兩個月……』他後悔沒有好好的看一看。人們常是这样：即使是仔細的看过，当離開的時候，仍然是覺得难分难捨呀！在車上，翟子毅沒找到位置，裏面人都坐滿了，他就在門口立着，不管那裏也好，不知怎麼的，一想到戰爭，一想到離開祖國，一切都是親切的了，站在門口也是好的。

列車服務員幾次的來打擾他。擦地板時要他倒換地方。用北京話問他：『您沒有坐位嗎？』翟子毅並不厭煩，从这个門換到那个門口，又立在玻璃窗前。這地方可以看一看奔馳在身边的祖國原野，而且一到站，他就可以第一个提着箱子走下來，一直的走回家去。妻子一定在心急的等他。而他也急着想見到她。

一个年輕的軍人，黑黑的臉，有些駝背，站在他跟前立正。

『政委，你好！』

翟子毅這時才認出來，是他們臨時編成的志願軍的一个指導員，冉春華。『你上哪兒去來？』

『回了一趟家。』

翟子毅和他握手，問道：『家裏都好嗎？』

『都好。』冉春華帶着羞澀回答。